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十七

宋 魏齊賢

葉 茶同輯

謝啓

第一人及第

謝狀元及第啓

馮當世

雲龍之庭方第英選寶衡之士輒與魁掄據失其安撫

然自悖恭以國家覃洪鬯之德立太平之基朝廷臯夔
岳牧呂召文章臺閣高蹈商周之淳禮樂膠庠遠駕漢
唐之右何治臻此真賢効與豈不由數路而求上聞無
壅雖然茲一介之拔官使適當其取士也周其得人也
盛然猶虛懷未沃側席尚勞羔雁草萊弓旌巖穴無郡
不趨駕無鄉不獻書雜遝充庭覽輝而下光華逢旦聳
壑自期向非學四部書才萬人敵無踰踔之近韻有濟
寧之深圖則何以副上疇咨為人舉首如某者生江湖

卑薄之地遠京師英雄之蹕徒憑藉於家傳復浸淫於
儒治然而辭氣骯礪不合古人經術疎通難應常務每惟
奉檄之過喜又讀考槃之卒章以養干榮俯身圖進詔
方牒選郡以計偕射澤舉旌已無心於唱獲尚方奏牘
敢先意於觀書雖玷名聞卒虞報罷豈謂日月居上不
棄幽而照臨權衡在前不擇物之輕重夫何管見偶中
科程曾是下中之材敢當第一之選焉能致此信有由
然此蓋伏遇某官宗師上文器育名士大鈞坱圠難逃

真宰之私蟠木輪囷自先容之賜致茲淺陋及此旌
揚謹當激昂自持磨厲無玷今而試治眷及清白之風
必也造庭免蹈阿諛之節毋愆雅志以答隆恩

謝狀元及第啓

劉光遠

楓宸序進方仰于天威臚唱下傳遽登于選首名隸恩
書之表躬華服賜之榮寵渥甚優省循增愧竊以聖人
分職貴乎量材君子入官中乎博選材拔乎類然後不
次而舉學足乎已然後有為於時是以任人無廢功在

朝無倖位茲君臣之大節實古今之常行我國家急於求賢委之為治詠菁莪而長育法卷阿而詳延闢舜四門開漢數路巖通谷隱處我彀中相器將材由此途出羣職盡翹翹之楚百年陶濟濟之寧巢由委質而尚訪逸民臯夔盈庭而猶思多士故於間歲設此雋科飽六經者欲挽其滯淹抱碩畫者欲速於甄擢一封渙汗四海嚮風于于而振衣冠嶄嶄而見頭角與鄉書者損之過半試辭省者收之幾希披荆取蘭剖石求璞意欲精

擇勢當至難在於明庭尤貴茂實限晷刻而奏藝閱旬
浹而考文底摘或形雲滓相邈覆較袞然之選欲收卓
爾之賢惟大蓄其德者居之則宜非深造乎道者得之
為繆上以副虛宸襟而籲俊下以見陟亨衢而正君苟
屬匪人曷厭羣議如某者朴野庸質遐僻寒門學無淵
源幼則孤苦親亡而兄弟喪貲竭而賓舊疎陋室晝局
無簾瓢而自樂隻形弔影任萍梗以何之挈空橐而起
江湖冒紅塵而客京國栖遲太學齟齬百端漸漬訓言

粗究經綸之略覩覦斗祿勉加篆刻之功不自媿羞時
以進取兩冠士籍固非和氏之珍一黜春闈有類齊門
之瑟默量空瑣分欲退藏幸逢盛辰恥為棄物遽承明
詔再奮懦心復濫齒於薦書又列偕於奏籍衆呈文於
左摺尤縮手於淵題牽傅僅成骯骪殊甚揣塞難之常
分在寤寐而弗皇深憂闢市之民賈而不售豈意危巢
之鶴鳴輒驚人勍敵在前戰非必勝素修亡狀譽出不
虞朝乃窮民暮躋魏級顧惟蕞爾豈有致然茲蓋伏遇

某官潤色帝猷延陶士類權衡待物日月照幽擴攬采
非之仁始終推轂之賜致茲枯朽亦遂滋榮謹當充實
四端砥礪一節少成事業上答恩私過此以還未知所
措

及第

謝第三人及第啓

張全真

自惟陋質偶中巍科顧此遭逢出於幸會竊以六藝之
學自昔以傳道三代之上無意於為文道既失而章句

始興文寢隆而理義愈晦上則設為科目以取天下之士士則競馳枝葉以應縣官之須隨時抑揚與世馳逐苟以譁言取衆不知其非爭為巧說便詞用以自售明經者但懷青紫之意稽古者迺貪車服之榮以彼其人初若可用既施於事頗或不然蓋夫實不出而唯名之求利既勝而於道為病今天子勵精求治崇化尚賢務惟要政之謀閔茲氣俗之陋俾造大朝承聖問勿事虛文方下明詔發德音詎應故事所宜各露肝胆著在簡

編科別其條盡言無諱上副諮詢之意敢懷利祿之圖
而某性本蠢愚身更貧困竊習易象之奧精識聖經之
微謂開物成務盡備於此書而極深研幾斯可以御世
蓋嘗探賾索隱俯察仰觀內揆一身外稽萬事迺知文
武之道未墜而猶存不歸堯舜之君持是而安往幸因
策試獲事聖明自信於衷敢肆其說內既深慙於猥并
衆猶或病其濶疎竊憂雅主之文有不應於卑今又懼公
孫之第且見貶於太常豈期偶當上心遽蒙親擢處之

數百輩之上獨在二三人之中重以不才夫何所取得
之非意可謂至榮此蓋伏遇某官親秉國鈞上毗王政
居然化育遂茲品物之宜凡所稱量妙盡權衡之信故
令么麼顯與甄收某謹當自省初心無忘故守學幾四十
雖未登無大過之年德罔二三亦庶幾不遠復之吉或
晚成於器業庶仰答於私恩

謝及第啓

秦煒

春闈較藝已誤甄收天陞賜科更叨親擢名浮於實愧

甚於榮竊惟載籍之傳深著坦明之制上之取科也必求實用士之為學者不俟空言雖居環堵之中已懋佐時之略躬耕莘野期斯道以覺民爰起傳巖遂交修而廸后蓋蓄積之有素豈僥倖於偶然半載之逢一見而決為選舉之本意將網羅於若人暨乎中世之陵夷匪復前蹤之髫鶯學祇謀於利祿志靡在於經綸棄舊俗者下喬而就幽求速售者變情而徇勢高談王道為周召而廼留夷考事功終管晏之弗及顧規模之陋矣嗟

人物之渺然肆吾皇之紹開屬昌期之興起表章聖教
發明六藝之歸潤色先猷度越百王之上方巍巍而措
治茲汲汲而得人遵三歲之規驟發由中之詔偕四方
之計朋來拔萃之才逮宗伯之貢名御廣朝而臨試威
顏咫尺清問丁寧格上帝而詔祖宗行孝治而安社稷
慮萬機之有闕合羣言而博詢畢竭臣愚求稱上旨是
非論議成當世之務文章追作者之風講天人之際如
仲舒明治亂之原如賈誼仰膺帝舉庶協衆心如某者

性質甚卑淵源獨淺佩父師之教詔樂朋友之漸摩第
求家學之傳寧計世資之取謂一行作吏必將奔走於
簿書而萬卷有神曷若周旋於簡冊莫窺閭奧徒積歲
陰悵素志之未充懼修名之不立實慙韓愈自謂無學
而能敢効文饒恥就有司而試攀英豪之逸駕奏翰墨
之新功慄患欲前回皇失後幸諸公之過聽與多士以
同升釋鴈離疏俾脫泥塗之辱馭風騎氣獲從汗漫之
游內省虛庸獨憂忝冒茲蓋伏遇某官善惟引類仁欲

達人默付無心可謂至公之選一經精鑒孰懷偶失之
憂士喜遇於知音弊悉更於往轍致茲薄技亦玷殊科
某敢不克己好修服膺知勉士非為祿雖自信於夙心
才不逮人恐漸忘於故步誓益勤於大業期少答於深
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第一人及第啓

陳誠之

楓宸射策仰酬樂只之誠萱陛第名叨中表然之選祇
膺渙汗深切兢慙竊以聖世搜賢非止奉行於故事儒

冠奏藝豈徒崇尚於虛文欲其明於道而達於時是以考其言而求其效自成周舉士之法壞至西漢取人之路多寢更魏晉之空疎薦歷隋唐之綺靡士風澆薄而操守無當道術缺裂而議論不公又况經術之弊至於乖異而尚專門辭章之失至於雕篆而暗大體雖人材之盛號出於流輩而科目所得何補於國家追還上代之純風允屬中興之華旦皇家投戈講藝歸馬修文詳延四海之時髦薦講三年之里選講王體而昭國論雖

式資鈞軸之臣下明詔而發德音猶博訪草萊之士秉
謙冲而在御發清問以臨庭俯收藥石之言盡捐輒悅
之說母甚高論漢文所以命張釋之莫取虛名盧敏所
以告魏文帝茲實大公至正之選宜得絕類離倫之人自
非洞識時宜詳達國體如仲舒好古平昔所蘊者盡發
於三篇如姚崇自知始終所行者不外於十事則何以
上副宸衷下當衆心如某者才非過人行惟修己軌躅
聖賢之訓箕裘詩禮之家少成慕曾省之三壯識愧淵

知之十歲陞饗館分經舊占於無雙季試鄉闈較賦復居於第一然而發辭未廣因躡尤多意增益不能而先拂其所為故退勉不及而猶恐其或失幸隨鳳詔忝預鶴書勉陪濟濟之俊蹠俄帰堂堂之文陣十倍增價豈逢伯樂之知一鳴驚人頓聳齊庭之聽退惟虛冒實有夤緣茲蓋伏遇某官間世碩儒斯民先覺當吾道不傳之任振斯文久墜之餘謂學者狃於見聞競肆異同之論以公道正其取與用敷教化之原既嚴選以待其才

人無收而無棄善遂令辱瑕亦預品題某敢不益勵操
修冀全業履動警維鶴之誚勉企製錦之能滲濂恩深
上答飛龍之造幃幪庇厚永懷棲燕之安至此以還未
知所措

謝及第啓

李成季

興能而出治惟先王本俗以教民有德者必言故近世
考文而取士發於里選簡在帝庭暮辭褐博之卑朝飾
青綢之貴聖人由是而政立君子資之而道行豈宜承

學之瑣材冒廁諸儒之上列恩深渙汗愧若負芒嘗聞
欲治之君以得士為難非常之材必待時而奮合謀以
計其事兩作以離其明惇德允元二帝襲衣裳之化尚
賢絕惡三王同道德之歸九官備而百工釐八政齊而
五士舉作人以東序西序辨志於小成大成論然後官
無假人之名器教之不率有移化之郊鄉後世失教育
之方學者喪文淑之實天地之全既缺性命之理益微
操守不經繡已加於盤悅重昏益亂巧尚弊於雕蟲於

皇我朝奮越治古方大明嗣服之始實百度作新之時
發揚聖經蕩除末學神奇出而臭腐化糟粕棄而醇精
流養成材於浸潤之微成德性於高明之至近觀之則
言行斯富大用之則禮樂可興自昔所難於今為易鳶
飛魚躍莫知鼓舞之神雲翔風從來格光華之會如某
者器惟拘小性匪近中讀書論世嘗慕古人之遠遊心
竄句尚述俗學之迂加之禍患侵陵事為乖迕三人行
而二人惑欲往何之一日暴而十日寒所存能幾以謂

不必有喜窮當益堅幸留涸轍之軀復鼓敗軍之勇類
陪歲貢再踐春闈偶中藝於下陳旋奔哀於故里生無
以養逝者何追祿不逮親仕斯可已度餘年之殘槁憫
衰系之飄零勉奉寬恩竭來上國平日寬彈冠之援高
門無曳履之遊術本甚殊惟恤不龜之劑義難自達恥
為躍冶之金接武掖門觀光黼座觸神遊於感忽奉清
問於雍容心目雖明氣辭幾因少年而動文帝固慙賈
誼之才徒步以見太宗竊感馬周之遇各使發言而觀

志僅能引古以喻今盈溝之雨易窮暴日之暄奚補既
乏甚高之論但虞無赦之誅舜用五臣蓋盡至精之選
羿虧一矢遂無必中之功尚優片善之求過預六人之
列量材匪稱戴寵若驚此蓋伏遇某官大雅存心至誠
格物知識足以發天人之蘊聞譽足以為邦家之光才
富而若虛德高而善下憫不能而如已無求備以與人
過致繆庸輒承甄采敢不行其所欲不忘蚤夜之思慎
乃終身少答生成之賜

謝及第啓

晁之道

大廷獻策嘗妄奏於朴中哲鑒辨才亦與榮於羣俊豈愚者必有一得蓋明主可為至言幸非所宜榮以為懼竊惟國家柄大公而取士闢數路以官人謂詞藻所以程才故精以淵雲之賦謂經術所以造士故首以周孔之文試益謹於端門策加詳於秘殿人思在列學愈專精閣里之間笑不談於仁義公卿之胄恥獨美於膏粱雖幸承家無忘獻藝競篤青箱之學爭先黃絹之辭豈

以捷徑而並趨蓋恥前人之不逮上方勸學士已成風
一出此途多至名士欲副甚盛之選宜得非常之才如
某者學不適時器非涉道一官聊爾似是馬曹淺尚邈
然不堪吏職學孟軻之求已甘鄧禹之笑人雖獨好於
簡編本不長於科舉勇慙州綽詎合先鳴學謝公孫果
羞復上徒以遇時千載食德百年四世繼直於書林五
葉踵登於詞級殆無虛牋並繼芳塵後生或以為難能
前輩亦許其盛事顧雖極陋亦恥無功幸三駕之有成

廿十年之不調窮雖借一氣尚當千唯人才本出於下
中故名字難居於甲乙圖王得霸雖非初心轉衣為裳
未為失計屬時家甫入與考官當殿上之臚傳越周行而
告謝搢紳贊喜父子交榮雖中鵠之未工庶續貂之已
幸退循忝冒實有夤緣此蓋伏遇某官盛德熙朝高風
蓋世文章議論後進宗師道德淵源九牧稱嘆謂育才
所以為報故使人樂其有成憐此辱庸假之歲月俾不
迷於簿領庶或就於聲名凡茲尺寸之功盡出恍惚之

賜某敢不益堅矩尚期稱厚恩塵既望於培墀力願伸
於犬馬阮瞻三語自分非才駁蔑一言竊嘗有志過此
以往不知所裁

謝及第啓

唐子西

射策楓宸已甘退黜第名桂籍尚獲采收叨被寵榮唯
知感慨竊以文章君子之餘事忠義天下之大閑國之
休戚不係於文章士之進退莫先於忠義方天子臨軒
而策士豈徒求摛藻之華而諸儒充賦於在庭蓋亦取

切時之論欲考終身之節必觀筮仕之初宜有謙言少
裨睿聽如某者少不好學老方讀書左右圖史者十年
涉獵經傳者萬卷莊心寢癖竇性成癡雖古今成敗之
原粗知其略而篆刻雕蟲之學本非所長妄意揅金謾
來市璞青天萬里堪嗟蜀道之難白雪一聲難和郢中
之曲笙竽異好水石難投自知與世不諧幾欲拂衣而
去因緣附驥僥倖化鵬入瞻天日之光親奉絲綸之詔
周詢要務冀獲至言顧為學之荒疎愧乎無補若與時

而高下誠所不為姑盡節以惓惓寧抱闕而碌碌夫何
獻白亦預拾青此蓋伏遇某官匠石羣材鈞鎔衆窳與
人而不求備嘉善而矜不能苟有寸長而未知尺退謂
其辭雖鄙呐論不將迎棄在邊庭必能裹尸於馬革置
之言路必能碎首於龍墀薄示甄收或堪器使某敢不
冰霜志操金石肝腸獄訟簿書豈辭勞於今日功名事
業將有望於他年庶免小人之歸永為國士之報

謝及第啓

蔣子禮

紫宸射策上塵乙夜之觀黃甲陞華中介三人之列方流輩躋瞻於舉首而姓名忽次於臚傳人為之驚已得不愧伏以國家接千歲之統文章同三代之風凡公卿大夫之多皆庠序科舉中出經綸事業在當時固已發揮耆舊老成至斯世賴其康濟得人之盛振古所無洪惟上聖之興允繼右文之治自頃夕烽之未息猶講藝於投戈迨今外戶之不扃益崇儒而重道禮闈大闢士論交欣紛然躡屩以擔簷舉願策名而委質其進也爭

於售玉而選焉吝於汰金附鳳翼而攀龍鱗孰無是志
拔屏角而擢象齒競欲相先然微如爝火者或驚見日
月之光且來從下國者或未知朝廷之體則取青紫未
易於拾地芥而收科第安能如摘頸鬚矧惟龍腹之榮
宜得鰲頭之俊豈伊棠陋獲與選倫如某者賦性迂疎
受才謗薄幼荷鯉庭之訓粗工蟲篆之能三紙無驢自
知寡要一班窺豹難語通方猥以世恩許聯士籍兩玷
外臺之鶚薦每至南宮而鷁飛之萬選萬中之才懷再

進再屈之恥技止此耳望幾絕於清流行或使之前遂忘於大敵嗟困獸之猶鬪俄死灰之復然然孟明三舉以焚舟僅成霸業卞和兩獻而刖足幸遇良工勉造明庭欽奉大對趨玉陛方寸之地瞻天顏咫尺之威恭傳上問之淵源均見中興之樞要輒引經誼仰冒宸聰惟易一書歷世三古識非輔嗣誰知初上始終之文才謝退之烏睹潔淨精微之義逡巡短晷紬繹成文何草茅之微言誤冕旒之親覽惟懼汗顏而血指敢言志目而

中眉初無黃絹之詞復得青氈之舊收故物於三十年之後竊與等於幾千人之中百數何補於時曹參宜次於蕭相二者皆出其下吳起敢先於田文冒寵已多歸恩有自茲蓋伏遇某官稟天間氣為世大賢蓄文武之全才蘊經綸之妙畧忠嘉許國已深當寧之知典策酬庸仰慰具瞻之望梯航吾道羽翼斯文包荒得尚於中行采葑無以其下體致茲庸賤亦預甄陞斷木何知誤被青黃之飾鎔鏹自躍實係陶冶之功某敢不益勵

操修恪遵檢押鵬搏鯤化尚庶幾九萬之程徇盜雞鳴期不愧三千之客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及第啓

張全真

猥以瑣材濫登黃甲自惟何者曷克居茲竊以道德之科固有次第文藝之事至為淺微雖在古則聖人之所弗先於今則儒者於此可見國家稽仿前制課試諸生苟無能稱類皆罷黜凡其尤異頗不棄捐惟去留盡出於至公而上下莫容於私意故失之者不敢有怨而得

之者無所歸恩此本朝立法之良於進士得人為盛如
某者素不事學何所取材經固弗明道未有見至於自
苦志力而莫致稽古之效粗修章句而一無應敵之能
所以十年之間屢鼓不勝幸其氣之尚盛不至三竭而
再衰顧於文則已卑僅出二中而四下况復年齡已壯
時命未遭閑歲月以如流恐功名之不立抱其窮拙將
老丘園迺有夤緣獲見天日方主上內懼有闕退托不
能親屈帝尊下詢治道衆所條對皆可施行而某以朴

野固陋之人奉盛大高明之間怵惕危厲不知所言蔽
罔遷延幾至失次本已無心於上第何慙尚列於丙科
視彼在前邈焉勿及使他人處此或悔其大謬不然而
以某居之則固亦甚喜其過望此蓋伏遇某官主持王
化樂育人材行以至誠非但崇於空語稽諸故事固不
止於具文方將獵天下之英孽國中之秀皆歸錄用唯所
指呼致此凡庸亦蒙甄取唯魚收並蓄願推君子之廣
心而報德酬言敢負小人之素志

謝及第啓

石敏若

揚眉吐氣誓摩鵬翼之高程血指汗顏亦作龍門之下
客戰之罪也天實為之竊以詩書無慕於功名文藝久
卑於器識嵇康未嘗挾策豪偉橫行於萬人相如不善
決科風采縱觀於一座厯觀慷慨可喜之士類皆洒落
不羈之才擴闊靈府之宮庭刷剔腐儒之章句敗編缺
簡恥為紙上之塵言名山大川攬作胸中之秀氣平吞
雲夢而縱濶步長揖乾坤之無四旁蓋抱其所得者駭

世驚人故施於有政者凌霄聳壑後世已矣澆風奈何
本真爛燭於英華名節飄浮於奔競偉服粲粲動數百
羣枯腸寥寥無五千卷安得巨力障其頽波幸逢君子之
持盈恭仰大人之繼照隆恩厚澤蒸寰宇以交流渙號
溫辭雜歌聲而四起祖慶歷寬平之治重元豐教育之
光聖經無復面牆童子皆能執筆掀揚小技叱迅雷濃
霧之遲敞豁大迷覩白日青天之快某也觀此居嘵慨
然如切如磋而師友起予必躬必親而父兄誨我奮發

綿力激昂壯心知短晷之易流惜清明之難得十年蒲
葉莫窺鳳虎之文章幾度桃花未聳蛟龍之頭角思慰
雙親之願望輒十三歲之賓興獲見收於鄉大夫遂入
貢於春宗伯况皇都搜拔之際皆傑士奔騰而來投五
十犧之餌以釣震海之魚開七百里之羅以掞截雲之
翼文決猛戰詞森健鋒鳴漏一殘綠袍爛擁則有雄鷺
孟東野汪洋韓退之變化轟雷霆光彩赫天地掉臂旁
若羲冠自如飛墨客之徽聲鼓丈夫之氣焰儒林根幹

直欺山水之百圍筆陣波瀾倒瀉銀河之千尺自笑淺識輕追俊遊傾曠匪曜以追逐鈍辭零雨其濛以催驚懦胆吟聲起而百管動劍氣衝而羣怒張焦唇燥吻者常然舐筆含毫者屢矣孰卑凡自得之貌而米炭於時輒飾怪險不媚之語而鎦銖於有司置在末科預知如此此蓋伏遇某官恢廓全度掩包不能凡為總角之兒童亦識先生之姓字謫仙之高吟醉掃千首焦遂之雄辯卓驚四筵傲視軒冕之儻來急賦田園之歸去雲泉

漱玉激幽人豹隱之情腰帶垂金佩天子龍光之渥挈
提後進分貸餘光私憐謗薄之材未免揶揄之笑雖充
唐穀尚辱膺門某敢不懷却敵之餘羞勉力行之後學
妄貪寸祿遂紓俗吏之青衫誰識此心長在古人之黃

卷

謝及第啓

趙承之

獻芻蕘之言方慙下俚拜雲天之賜偶玷上游冒寵若
驚撫躬知慨竊以至德將降文章反以蠹聖真大道不

行聰明於是淫性本言隱於堅白自私之論辨生於曖昧末學之徒六經支傳百氏蜂起髦士不亟於田畝碩人自放於澗阿粵從兩漢而來無復三王之盛我宋以右文崇化先皇以治經鑄人古義雖明灑噩之風不作雅言或缺麗則之賦未工惟神聖之御時兼詞章而造士非前瞻後顧之巧中左規右矩之能則何以掇如承蜩取若拾芥如某者溺心故實滅質迷方永思簪紱之傳勉學箕裘之繼叨冒清時之選企從羣俊之遊人或

握珠士多懷寶瓦墁效志顧何有於成功竽瑟獻音懼
靡諧於盡善敢圖一介之技謬廁十人之間自計夤緣
實出幸會此蓋伏遇某官至誠樂育大德兼容越拘攣
以求才觀昭曠而格物鳳飛羽集溫厚之氣應時茅拔
彙征上下之交離祉在衡石之有取雖葑菲而亦收遂
俾辱庸亦叨寵數某敢不進求宿道益講善經馨臣子
之孝忠循聖賢之義命與十駕之駕步躡足飛黃庶三
尺之龍泉淬鋒清水行平日所學之志為異時圖報之

心

謝及第啓

熊子復

獻賢能之書屢偕於秋計陳治安之策猥第於春庭年
浸老而可羞名浪得而為懼竊以設科不求實行世莫
復於商周對策徒尚空言人孰追於晁董非洞開寥闊
之見曷振起拘攣之文自熙寧天子之下詢方講明庶
事之闕而眉陽蘓公之上疏已譏斥諸生之諛厥後在
元祐者專事變更居紹聖者盛陳繼述惟上人先定於

國是則多士不至於學非當聖君御極之初固樂取芻
蕘之議獨大臣秉均之久每諱聞骨鯁之辭比親攬於
權綱庸特黜於附會降十行之訓札既飭於有司宜一
介之讜言豈虞於不第如某者才底滯而不韻學荒淺
於不根應舉不覓官未免雕蟲而篆刻賣文為活又幾毀
瓦而畫墁數報罷於太常每見憐於先達今者方鎻闡
之析號諸公猶恐其或遺及淡墨之標名舉子共憐其
纔遇未有作者之毫髮空溷時人之齒牙既而旅見法

宮輦試文陞謂聖明出治固巍乎其有成功則疎賤進
言宜卑之無甚高論寧姑為升斗之計不敢犯咫尺
之威聊脫落於白丁猥注擬於黃甲此蓋伏遇參政妙
宗道壺雄帥文壇學者仰如泰山言皆折衷蒼生望為
霖雨時即登庸行大道以示公得英材而為樂遂使溝
中之斷乃為席上之珍某敢不挹師友之淵源振文章
之光艷直言極諫雖莫紿於世科博學宏詞尚勉追於
時輩亦可弗畔不知所裁

謝及第啓

史天秩

程文秘禁上塵乙夜之觀唱第明庭幸預丙科之選寵
文被體愧汗溢顏竊以士欲得志而澤民儒以席珍而
待聘所學者立己立人之事所明者治家治國之經晨
炊不繼而有贍足一切之心短褐不完而有衣被萬物
之願立廣居而泰定養大體以曲全浩氣塞乎兩間汪
量涵乎萬頃義之所在一介不以取人寓若儻來萬鍾
何加於我以禮動以義止不榮通不愧窮守一性之宮

庭斥小夫之禽犢簞瓢如在處即顏巷之貧版築可捐出應傅巖之夢此為士者所以行已而有國者於茲斂才翩然遷谷之鶩振若充庭之鶩謀王體而斷國是於以吐胸中之奇登金門而上玉堂故能任天下之重歷古有作用儒為先洪惟治朝崇尚儒道備成禮樂煥有文章主上以經術造士而人不讀非聖之書左右以儒雅飭吏而世皆知王佐之學治具脩舉人才作興處賢闕者不厭糲鹽游鄉校者競紓衿佩山東山西有將相

之器水南水北無釣耕之徒科詔一頒鄉書四集父子
懷歆向之學兄弟擅機雲之名揮袂如雲退毫似垤鳶
飛魚躍悉歸鼓舞之神車庶馬閑盡入鞭馳之手試業
以三年之遠考言於一日之長宜得絕倫博習之才以
應廣集詳延之意如某者武皇遺種西蜀鯁生聞詩饋
鯉之庭受教啖猪之手襲青麟之舊物對黃卷之聖人
不辭一字之師謾習三冬之學兩登鄉舉旋試省闈驅
馳危棧之中踐履畏塗之上往復萬里猶嘗膽之苦跂

仰一第若登天之難抱負塵編栖遲故國夜堂松月有
客子之悲吟春草池塘無王孫之好夢再拜神而乞巧
三揖鬼以送窮釣魚無得而信守不移畫虎未成而揶
揄者衆間遇改元之赦中宣免舉之文傷弓之羽已怯
於虛弦獻璞之趾又愁於再刖踟蹰中路荏苒六期更
開四壁之琴書屢受一窓之螢雪秋侵潘鬚臨鑑生悲
愁入庾懷向風流悵賞音難必顧影自憐固嘗欲問舍
求田又不忍裂冠毀冕感桑榆之晚景想塲屋之舊游

既叨再叙之恩願吐一鳴之氣省額六百儒冠萬千偶
以沙汰之中亦在招延之內南宮奏籍北闕宣題策以
道化而求設施之宜質之象數而驗通貫之學仰聖詢
之微妙顧素業之空疎思苦言艱幾於閣筆夜漁旦獵
僅獲終篇方懷報罷之虞遂拜言揚之命天威鑠目臚
唱駭魂黃甲勅符名籍恩綸之重綠袍手版身紓賜服
之榮脫白屋之塵埃向青雲之岐路靜言恭冒實有夤
緣此蓋伏遇某官絳帳大儒青成名俊譽高日下望重

斗南歷武賢關埽千人之筆陣竭來秘府紓萬丈之文
虹旋探石室之書行赴金鑾之名溫顏如玉咳唾成珠
羽翼斯文鑪鑷後進殘薪振響最為堂上之音敗鼓閔
皮苦作籠中之物致使書癡之迹獲逢英殼之收某敢
不飭厲常心勉行所學靖共爾位不違君子之威儀歸潔
其身更尚古人之名節庶全微志上答鴻私

謝賜及第啓

陸務觀

明庭賜對晨趨甲帳之嚴親札疏恩幕拜丙科之寵感

深消涕愧極汗顏伏以明廷取士之方固非一路學者致身之始又惡多歧顧列聖豈私於俊造之科而羣賢罕出於選舉之外至膺特詔尤號異人頌詩足以被絃歌則梅堯臣見於皇祐文章足以垂竹帛則王安國起於熙寧或友朋借譽而不以為私或兄弟當塗而莫之或議顧惟至當故無可慚如某者齷齪而無奇迂竦而寡要自悲薄命久擯名場敢謂一朝遂叨賜第門外之袍立鵠悅記少時詔中之字如鴉猶疑夢事此蓋伏遇

某官股肱王室領袖儒林以謂張一目之羅殆非得爵之道至于買千金之骨抑明市駿之心寧惜庸妄以風四方弗欲拘攣而廢一士某敢不討尋舊學企慕前修儒者之弊勞而無功誓少輸於實效聖君所行即是故事時將得於遺材敢伸賀公道之開輒仰叙私情之謝

謝及第啓受蔭人

張全真

猥以不材獲與諸生之列自惟何幸輒叨六藝之科匪實其能於茲有愧竊以進士之選為法最詳得人之多

莫此為盛初以待未命之士而不及已仕之人顧於收
材或有未盡又為之制以廣其求雖既與於官聯苟未
登於名第許從韋布之列同奏翰墨之功所以執經相
高習業愈衆如某者幸蒙世賞不廢父書粗知師友之
淵源未究天人之分際唯恐典型之失弗克繼於老成
故於禮樂之間每務從於先進然常持所學見黜有司
姑息一慙敢懷二事至於屢辱不以為尤况夫平世之
尚文時乃異人之間出風聲所暨造化一新其有所長

孰不願試安能碌碌于俗吏未肯沒沒以終身某竊伏
思維深自砥礪寧知將老僅克有成茲蓋伏遇某官道
大經邦德隆輔世薰陶品類盎然元氣之中教育人材
浸如時雨之化致此庸陋能與選收昔德裕不喜決科
茲實太高之論而王吉欲除任子病夫不學之流某志
在適中善惟從衆不敢為唐賢之異而或免漢人之非
將益行其所知庶以報於有德

謝及第啓

張維之

首薦鄉書誤偕一鶴比遊英毅復貫雙鵬顧非黃絹之辭曷副青錢之選榮生意表愧益顏間竊以振古以還斯文幾喪六經毀於傳注大道碎於詞章收煨燼之餘塵囉篆刻之華藻殘編魚蠹小技鼠窮公卿出於此塗德業愧於當世諸子往而不返斯道潰而復興洪惟皇宋之開基繼有真人之累葉化流華夏教育膠庠多士聿臻異才間出闢百家之糟粕窮六藝之淵源集鷺西雖采芹泮水巍巍唐虞之世洋洋洙泗之風率皆以一

而當千鳥在拔十而得五坐將舟中之敵國孰非堂上之奇兵欲空冀北之羣必擅斗南之譽如某者箕裘末業樗櫟散材五歲屬文肆小子之有造七年取友與先生而並行鄴中無七子之聲稷下靡千人之服巨魚失水幾同搖尾而乞憐飛鳥依人屢欲干霄而直上世味漸猶於嚼蠟時名徒誚於畫墁管仲之器小哉汲黯之慙甚矣帶牛佩犧久窮南畝之耕漱石枕流已遂北山之志屬芝函之下布廓槐市以彌新凡與成均普同長

育青燈待旦樂亦在中黃卷窮年老之將至遽承詔綺
慙推蔭於鴻原幾墜家聲愧題名於雁塔獨歎屠龍
之無用益羞畫虎之不成久止齊庭復整三年之羽同
歎漢客誤乘八月之槎尚憐志目而中眉尤笑得盧而
勝雉禹門三級雖已棄于前功却桂一枝猶獲收于後
效舉軍驚淮陰之將解衣識畫史之真莫飛翮長者之
在前若積薪後來之居上靖思際會實有夤緣此蓋伏
遇某官薦更華近夙著忠嘉參董羣綱總司百辟方宸

衷之簡在期台席以褒升慮及遐遺力扶後進務英雄而入敷思俊乂之在官遂致寒蹤首叨榮選某敢不敦修節槩勉赴功名期忠孝曲全於身誓窮通不改其節素緣効質白水盟心庶為君子之儒少答大人之賜

謝及第啓

李成季

獻策楓宸敢意四魁之列第名桂籍俄參六驥之聯踰分已多視榮惟愧於皇烈考肇新宏規即義理之在人心明道德以訓天下士純習尚芝夷雕篆之浮華經有

師承剔抉章句之固陋越離明之繼照佑人文以化成
稽神措於熙豐昭前功於崇觀鄗都首善濬學海之淵
源泮水承流廣化風之鼓舞革歷世相因之科舉還百
王已墜之賓興與周並隆自我作古睿謨早定浮議莫搖
大典肆頌輿情更慶絃歌相屬瘞者扶持以傾聞冠帶
環居遠夷解髮而內向一同中外咸仰聲明雖樵叟笑
不談王而懦夫皆有立志中材知進于君子之域曲學還
比於大方之家術業增崇英豪間出矧及三年之比岱

來萬國之儒扶搖搏北海之鵬羽翼振西雖之鷺巨魚縱壑快若爭先倉庚鳴春惡能自己宜得多聞之彥允膺簡拔之光如某者識愧疎通器非凝遠才能至下初乏豫章之知鄉里嘗聞未探會稽之穴零丁末族孤苦餘生蚤貽手澤之悲中困鵠原之戚雖冰霜之志操有在而土木之形骸僅存妄覩亨衢慕從芳餌鄉書四上屢叨前列之龜禮部數奇更類退飛之鷁誰念黃金之虛擲漫嗟明月之暗投進退茫然遲回久矣忍清時之

自棄幸新學之具脩泮渙芹藻之游鼯勉燈窓之樂方
幸收於貢版復濫中於春闈宜鼯鼠之技易窮而鉛刀
之割難再豈容僥倖每玷甄收至於披典謨渾瀨之文
拜禮樂制作之間形庭覩密仰堯天之俯臨寸晷迅馳
覺雄思之蓋苦敷繹罔究揚抑未工即今考古而事頗
澗疎以言足志而文幾骯骯輒上塵於睿覽俾獲與於
甲科忝冒若斯夤緣有自茲蓋伏遇判部侍郎佐王遠
業命世宏材德厚而純氣剛以大撫循京兆人有去思

協贊秩宗世稱平允上眷忠嘉之節士依衡鑑之公俾
備寸長得偕殊選某敢不益脩名檢祇服官箴勉所能
期於自至蹈履率循於義命施為庶見於事功上酬
覆燾之恩次得吹噓之力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及第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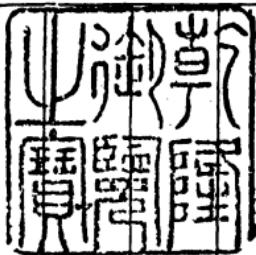
葛謙白

提無援之孤軍謂當折北奮卑飛之弱羽敢冀圖南忽
驚較藝以奏名繼荷臨軒而賜第逢辰特幸揣分奚堪
竊以國莫重於人材士要先於器識虞夏商周之際本

德義以明揚秦漢隋唐以來用文詞而博舉蓋深於涵
養則其歸必至於渾厚而慎於踐履則所到未易以測
量惟睿主之作成斯賢才之觀化國家偶中否之運聖
上挺勃興之資當用武而尤急於搜賢方在疚而不忘
於試士以賢良籲俊而仍舉三年取士之制以詩賦掄
才而兼求六經探道之人既容門子之登場又集宗英
而戰藝欲仗俊髦之衆共扶基本之強宜得英能以光
拔舉如某者碌碌餘子空空鄙夫早被訓於鯉庭旋樞

衣於虎胄大小百戰首末十年抱槧懷鉛屈首短檠之燈火汗顏血指何心長鋏之車魚得齒官聯本緣門調侵尋歲月奔走塵埃念弟兄中第者四人而父祖聯科者三世失壽陵之步恐負初心學裴氏之吟期承素業再鼓餘勇復理舊文旅筆陣之千人效鉛刀於一割敢圖精鑒不棄下材矧避旁觀之嫌關付別頭之試紛然多士取者五人非夙荷於吹噓豈容於叨冒茲蓋伏遇某官中興履杖後學著龜斯文魯國之真儒此道

商民之先覺每品題於人物用培植於邦基狂狷不違
是亦教誨而已賤微兼收而况親炙者乎實有夤緣致
此僥倖某敢不恪遵士檢篤守官常勉所不能鞭其不
及龍門杳杳粗逃點額之羞天漢迢迢更假乘槎之便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潘士新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十八

宋 魏齊賢

葉 茗同輯

謝啓

試中

謝銓試魁啓

趙承之

布鼓何知造雷閒而忘擊狐裘將御假羔袖以居先聲

實遇情榮不蓋愧國家上規姚姒踵武羲農闡長世之
善經厲無前之偉績謂忠臣乃社稷之衛而賢者蓋邦
家之光式脩勤學之風首廸右文之化聲名萬寓漸被
百年闢雍泮以蒸鬢諸儒動色賁弓旌而籲俊志士傾
心茅連茹以俱征楚劍翹而輩起固已林無遜翼地靡
潛芳麟濯濯以擢奇並遊漢畤鳳蹻蹻而効祉皆萃堯
廷猶復求以多歧取諸數路念招徠之務廣豈褒厲之
或遺眷惟胄子之員紹乃裳華之世未嘗學問將薄領

以空迷安事詩書懼膏粱之莫止因責難於試吏俾較
藝於專經優以進升汰其猥并顧待遇之良厚亦推澤
之至精雖博采兼收不中程者蓋寡而超資蹣等獲預
選者幾希矧夫責在人先廢為舉首出翰場而挾兩入
英穀以無雙倘非異能豈謂清議如某者年惟甫冠才
不迨人資欵段以無奇性冥頑而不慧少慙鄉譽非可
畏之後生長困天愚本難言之童子徒以身被鎔陶之
運佩藏弓冶之規竊勉強於青衿妄激昂於黃卷讀韋

編而屢絕雖罄苦心數馬足以不知幾成懵學頃奉脩
方之貢亟叨延世之恩鶴翼勿濡愧在梁而莫稱鉛刀
未割顧磨鈍以猶能默探師友之淵源妄意聖賢之糟
粕期中樂於名教恥外戰於紛華然以學當壯而欲行
時既來而不再輒起彈冠之願冀充選駕之求森羣互
以並馳粲紛紜而角進孔庭詩禮衆各擅於家風謝氏
芝蘭人至矜於世美共願論功而第一所期奮臂以當
千獨是小生亟膺大敵勢虞彼衆思軋軋以如抽功懼

它先心搖搖而靡薄勉課淹遲之技僅成骯髒之文分
澄汰以自期嘿逡巡而引去敢意不虞之譽遽加無望
之人取乃片言冠乎諸彥簸糠揚粃由無實以在前爛
額焦頭偶効僅而居上豈始望之及此顧人言之謂何
此蓋伏遇某官學擅儒宗道先民覺務主持於風教喜
藻鑑於人倫物荷雌黃寶陽秋於皮裏士歸題目儲丹
桂於籠中毫釐之善必褒嘗剏之才靡棄謂寸長而尺
短姑置盧前庶聲應以氣求或從隗始遂容忝冒及此

超踰某敢不勉効蠖伸倍勤蛾術慕盈科而放海戒止
簣以虧山齊廷一鳴已玷驚人之勇天池萬里更圖擊
水之遊期少副於初心用仰酬於厚德

謝升上舍啟

林豈塵

養士莫大乎學樂從羣彥之遊論秀以告於王濫冠中
年之選望踰意表愧溢顏間竊以朝廷開官職之場庠
序廣英賢之路擔簷負笈者以意氣自許操觚濡墨者
以文翰相先雖布衣或失於好高然儒冠豈聞於多誤

矧三舍復行而酌熙寧之制以兩科並習而同元祐之
風謹言動於規矩準繩之中較得失於毫釐絲髮之際
高下有分於程度升沈遂隔於雲泥若德行道藝之可
書皆歲月日時之所考凡著錄者以千計各負所長今
預選者僅十人中非爾力第論孰優而孰否奚患不公
而不明苟非馳籍甚之名何以為襃然之首如某者少
而好賦長則通經竊考周官之文歷采漢儒之說固知
其為一代太平之典或詆其乃六國陰謀之書好惡雖

有不同廢興亦隨所尚惟上方薦崇於六藝俾學者各
守其一家奈何議制度者每憚其難以至習句讀者猶
病其碎重念過庭之訓深與掩卷之嗟涉獵數萬言僅
可為羊我氏之學蹉跎十六載未能收毛錐子之功取
官徒切於驅羊獻藝反同於畫虎悵風塵之到骨指場
屋以驚心豈期揚糲之在前未免以竽而濫進蹠等蓋
一時之幸限年猶三尺之拘揣稱非宜夤緣有自茲蓋
伏遇某官洪鈞獨運巖石俱瞻學為一代之所宗智過

千人而曰俊仲舒生漢伊呂之聖無以加如晦佐唐蕭
曹之勛不足進鳳皇芝草而皆知其瑞春風夏雨而有
功於人與其躬吐握以下窮閭莫不經品題而作佳士
遂令頑朽亦預甄收某敢不勉就範模益加鞭策無負
平生之壯志必酬造化之鴻私藝有一方愧難入翹材
之館書仍三上願先登光範之門

謝升上舍啓

林豈塵

鳳闕疏恩詎假賢書之薦虎闈論秀幸從造士之升揣

已非宜捫心知愧竊以朝廷兼兩科而取士學校闢三
舍以養賢客東魯者射策而來樂長安者出門而笑先
生館下皆立聞進學之詞祭酒堂中或坐與彈琴之燕
亦有次何蕃之行豈無說項斯之詩孰敢荒於嬉而毀
於隨莫不揚以言而進以德先後著錄者幾三千輩
次第收科者已數百人雖曰師曰友之漸摩本吾君吾
相之教育矧恩非不次母煩貢籍之名而藝亦可書尤
重中年之選諒夤緣之所自豈僥倖之或求惟其十有

所能然後兩可以得如某者長無伎倆笑有嶽崎辛勤
筆墨之生涯冷落蘷鹽之况味足不知其幾到目已覺
其兩昇儒冠每嘆於誤身試席敢矜於兀坐三戰三北
自慚應敵之無功一否一優僅以中程而獲選復被宸
庭之寵遂登天府之書限年雖令甲之拘撫已實私情
之幸此非偶爾寧不憮然茲蓋伏遇某官乾坤毓靈海
岳標興德業推本朝之冠文章為當代之師開館待賢
無公孫弘布被之誚滿門肅客何孟嘗君朱履之多遂

令鈍朽之資亦預品題之數某敢不益脩所學無負此
心今日知音正流水高山之際他年造化在春風夏雨
之中

解試

謝太學發解啓

周夢若

賢闢較藝慙非江夏之無雙天府登名偶預思廉之第
七名非實稱感與愧并竊惟皇家襲積累之休真主撫
明昌之運資飾萬化鼎新百為興學校以隆教養之方

崇師儒以盡作成之術穆穆唐虞之世闇闇洙泗之風
鼓篋八千小太宗之貞觀圜橋億萬過明帝之永平既
每歲以考其藝能復三年而登其秀異盡掃挾書傳義
之獎俾無僥幸名失實之徒附鳳翼而攀龍鱗滔滔皆是
拔犀角而擢象齒比比有之倘非脫穎之才曷預中程
之列如某者性天蒙昧學圃荒蕪自期白屋以起家每
念青雲之有路謂虞夏商周之治載典謨訓誥之文極
其深則詰曲聱牙語其教則溫柔敦厚百篇之義歷世

所宗常篤意以討論幸逢時而進取昔年奮志嘗陪一
鶴之飛今日叨榮果獲雙鵬之巧稍慰蘭陔之願僅逃
梓里之羞退揣辱庸已踰所望顧惟提拂蓋有所由恭
惟某官秀蘊星奎神鍾嶽鎮文章艷乎春藻聲聞馥乎
秋蘭坐擁熊轎式布宣於王化行趨鳳詔將協贊於皇
猷恢大度以包荒樂後生之向道致茲謗薄亦預甄收
某敢不勉所未聞激其不逮躍龍門之浪穩乘魚化之
時搖羊角之風高奮鵬飛之志少酬鄙願用答私恩過

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漕司發舉啓

趙承之

伏審解文亦叨名薦榮踰望表愧溢中藏竊以國家憲
商周得士之方講唐漢右文之治思盡羣策一新大猷
復以聲律而考其通才兼之經術以究其學古宿儒獨
高於故步後進力就於新规鬻玉市珍固有素懷之寶
奪人賈勇或推大敵之奇彈冠結綬之朋來氣求聲應
而彙至宜得文詞典雅之雋以副科程獎育之先如某

善性素冥謾聞非敏比緣世澤獲綴仕聯良治尚以為
表敢忘前訓過庭聞乎學禮常激初心服黃卷以自勤
撫青衫而增愧顧為童子之技初無平日之工方乍造
於廣場駭已銷於銳志進而斂袂甘攘臂之在先居以下流
敢焚舟而決勝豈謂斗筲之瑣亦應衡石之收揆
已何勝蒙恩有自茲蓋伏遇某官先生陶冶士類黼黻
聖文推善誘以勸於將來畧汝疵未施於求備致茲淺
學猥預登庸某敢不佩服光輝積勤志力一簣而往有

觀於為山百川而流必期於至海庶圖寸效用答殊恩

謝漕司發舉啓

熊子復

假館而依漕節猥亡籍甚之聲越境而干薦書偶中褒
然之首衆口謂如拾芥私心愧若負芒竊念大江之西
夙號長材之出廬陵居士乃今世之孟韓臨川先生即
本朝之燕許以至晏曾父子劉孔弟兄魯直擁詩壇之
麾泰伯振經邦之鐸典型尚在風俗猶存比類升於計
臺更裁損於貢籍縉紳走集率遠千里而來布韋賓興

僅有九人而已如某者才磔裂而少韻學膚淺而不根
菴空羨於雲鵬進每旋於風鷗凡三賓於鄉老未一第
於春官茲避東甌之嫌俾赴南昌之試雖移鄰部乃即
故鄉訪先祖之廬莫復知於隱處按大宗之譜有同預
於計偕覽山川之秀而所得已多冠賢能之登而其幸
彌甚此蓋伏遇運使秘書先生受才傑異造理精微四
部秘文典職亞麟臺之長一經妙學決科聯鳳穴之兒
輔蕩鼎來譽髦輩出遂致溝中之斷亦叨席上之珍某

敢不勉所未能求其可致上下馳騁益攷數千載之間
南北搏扶妄冀九萬里之上

謝漕司發舉啓

熊子復

豹尚依於倅館猥出後塵鶴預薦於漕臺忝登前列衆
驚拾芥之取自笑偷穫之存竊以侯門之客三千率多
長策使部之民十萬間有異材茲類舉於星軺爰選升
於天府當獲飄飄之韻豈庸碌碌之流如某者學勉嗣
於家傳文強追於古作謂大夫能賦愈研雕篆之心顧

小子成章倍費畫墁之力掘九仞而泉及覆一簣而山成紛旅試於詞場濫偕行以計籍此蓋伏遇某官道心淵靜德性冲和譽滿四方卓爾士夫之望詞高一代挺然父祖之風蚤入踐於錦闈暫出持於繡節簡其雋秀猥及庸凡某敢不省厥已成究所未達數千載上下馳騁益務進脩九萬里南北扶搖妄期變化

謝鄉書啓

耿元鼎

補官初選法當移試於漕臺較藝俊游律輒登名於天

府虛慙芝詔實媿蕪文竊以榮與計偕美稱方貢得即
可升干佛之名次否則欲問諸天於定中故衆人爭惜
分陰知此夕焚膏之禁况白戰弗持寸鐵匪異時挾策
之容致多屬袂之成惟豈盡造車之合轍其難若此可貴
宜然如某者謬好古書猥聞師說讀過秦論學纔止於
平平誦詛楚文言不期於怪怪徒佩鶴原之誨淳歆鶴
薦之華槐舍興賢伯氏常魁於畯苑楓宸唱第仲兄復
選於乙科念鉛槧之相承忍箕裘之敢墜眼暗青燈之

讀手胼黃卷之抄謂壁梭會有於雄飛顧劖匣且甘於
雌伏三年刻玉敢言楮葉之工一擲成盧偶比擣蒲之
勝家耗入手宰木愴懷緣省分以深思實承恩之有自
茲蓋伏遇判府侍郎先生致君道大華國文高蚤連中
於兩科幾遍游於華省洒落萬字直倒流峽水之詞源
傳播一時每驟貴洛陽之紙價憂國奏賈生之疏奉身
還彭澤之廬默語何高延登豈晚是以輶綠野午橋之
燕處於焉選黃閣三輔之雄藩游刃解牛雖筆墨皆設

方畧虛弦落雁雖草木盡知威名翕變士風俾知文派
慕燕公大手筆間得論衡而讀之為南豐一瓣香未遑
理窟之進也由深斗仰競已波從矧聞勸駕之勤誰後
着鞭之勇有如寒士亦赴春官某敢不勉服前脩益堅
素志行百里而半九十肯辭加策之勞去六月者擊三
千政藉登門之化

謝鄉舉啓

趙承之

大匠程材深積棄菅之懼羣英入彀遽叨采菲之收始

聞命以自疑卒循涯而知愧竊以君子蓋先於事道聖人尤貴於乘時志或可為何至漱流而枕石學如有用無慚結綬以彈冠故書生有道誼之尊而舉子亦將相之事矧遇明昌之運適丁巳暮之期賚綾帛以招賢鳳巢阿閣飾翹車而籲俊鷺集西雖兒童羞比於管晏樵採喜談於王道方程能於里選尤鼓銳於儒流初奮臂以爭先其來猥众迨擅場而得雋所取幾希自非隱豹之姿曷稱登龍之舉如某者性慚早慧識昧生知瓠匏

落以無容彎曲卷而安用過佩趨庭之訓勉從佔畢之勤力因絕韋雖區區而有意心勞刻楮竟赫赫以無功適當幾冠之齡亟值終天之釁三年泣血心未死而若灰三日彈琴命雖存而如寄靜嘆孤窮之迹甘依寂寞之濱采半菽以茹飢玩餘陰而卒歲然念青氊舊物居懷委地之憂白髮慈親雅負倚門之望即勉支以病骨遂輒冒於詞鋒方踵接以鳬趨獨毛寒而蝟縮洛陽才子孰非百鍊之剛稷下先生悉是連城之價嘿無心於角

進陰有意於退藏豈緊下俚之音輒累程衡之選此蓋
伏遇某官先生望隆當世學擅斯文揭宇袞以垂褒標
月評而定譽謂鼓皮之雖敝用或無遺憐雞肋之何堪
棄如可惜遂容鳩拙輒預鵬圖某敢不刻意道腴潛心
聖訓勉強一鳴之勇庶幾三捷之勛壯而欲行倘振胸
中之氣德無不報敢忘門下之恩

謝鄉舉啓

熊子復

望道未見方規夫子之裁在邦必聞又玷諸侯之薦衆

口謂如拾芥私心愧若負芒竊以周公居而四國是訛
孔父在而九夷何陋真儒所至美化自成故汝上文風
之興以歐陽子而洛中士俗之厚由司馬公自昔傳聞
於今親見惟建支郡更采累朝綿綿秀氣之興袞袞異
材之出由一介言天下事四首擢於楓庭掉三寸為帝
者師五身躋於槐位雖故家尚有存者而後世乃無傳
聞昨因公袞之臨頓使儒冠之盛如某者天資淟涊地
胄伶俜生平固願於激揚進取每傷於遲鈍凡再舉於

禮部未一第於太常壯懷之耿耿何存窮態之棲棲已
甚方欲纂茂陵之藁守遺說而究始終葺汾曲之廬安
愚分而置窮達偶因詔下復與朋來雖拘繫綏拾而成
章亦底滯迂疎而取笑豈圖收於舊物仍竊占於上游
此蓋伏遇觀使樞密大資茂業格天元勛蓋世故國非
謂喬木時則有若巫賢學者仰如泰山竊自比於孟子
力興古道樂取人材採其毫髮之長振以齒牙之重遂
致溝中之斷亦為席上之珍某敢不惟師友之淵源振

文章之光艷先進於禮樂後進於禮樂固有擇焉知我
惟春秋罪我惟春秋豈無識者

謝鄉舉啓

熊子復

思樂於泮累玷上游論秀於鄉復塵前列愧未交於弱
冠欣已獲於能書望踰所期感極且嘆竊以士貴道原
之造儒先世務之通方中興欲制於天騎而外禦正資
于地險茲條三道之要首考六朝之宜蓋近徙吳頭
藉淮上藩垣之固而遠戍蜀口賴漢中掎角之強然譬

之猶萬雉之城則防在四門八尺之軀則護止數處正
須碩畫豈尚虛談倘是策之所優則他文之可略如某
者間閭賤子庠序孤生偕冠者五六人笑老儒之迂濶
陳武成二三策攷重鎮之要衝誤合有司謂真可採向
非兩場之黜定居一榜之魁豈但毫釐之致差所幸桑
榆之救失槐花乍踏楊葉偶穿此蓋伏遇知府侍御龍
圖義氣薄雲忠心貫日峻居南榻厲風霜純肅之嚴邃
直西廂護河洛寶儲之秘屈臨巨屏務育英材肆異輪

困亦蒙粉澤負賈誼而置門下欲踐前言遣張叔而詣京師勉須後舉惟自勤於修進庶不務於作成

謝鄉舉啓

吳九齡

奏凱書林願効范公之後入策助詞壘濫從東郭之先
登懼集寵初幸踰望始竊以夫子志在春秋推善善惡
惡之心正尊尊卑卑之分道之將廢閉於五代之波淫
帝有所興表以光堯之尊信一洗氛埃之蔽再還日月
之明世變風移家傳人誦克對盛時之會允諧公選之

求苟非其人不使在位如某者降才謗薄涉道顓蒙業
猶失閏之廢忘識類闕文之外謬衛多君子瞻峻軌以
屢驚曹無大夫顧雲門而自絕凌兢遂隊鼯勉終篇方
懷外楚之憂忽有進吳之喜反思同業歷數四封辱在
泥塗絳縣久遺於舊老不窺園圃廣川尚滯於鴻儒慙
有甚於積薪恩實歸於推轂此蓋伏遇某官主盟公道
雄伯斯文奉明詔以登賢簡蒸鬢而報國深嘉曲獎字
踰華袞之榮博采兼收聽或腐儒之誤遂容辱瑣亦預

品題某謹當懲戒振矜聿嚴元始敢言得雋之易當念
措詞之難惟升黜之兩端本東西之對設倘如麟獲從
正學於大庭肯作鷁飛抱遺經於窮巷

謝鄉舉啓

張維國

日麗宮槐袍如立鵠霜清闌棘宇若栖鴉書雖天府之
新心實衡門之舊歲臨大比詔舉儒生電掣星馳走姓
名於四境波翻雷動沸謠頌於九衢奪於外物之光榮
成此一時之驕溢請循其本初無足誇物往貨來豈市

塵之異事春耕秋穫非畝畝之奇功得之者既無矜容觀之者亦無羨色以儒獻藝以藝中程是雖鉛槧之常蓋亦農商之比矧茲里選甫預計偕前厄春官限三山之弱水遐瞻士路重九譯之越裳物未售而自伐懋遷之能耕未徧而先炫積倉之富苟有識者豈致是哉如某者綿力薄才淺聞未學黽勉詞場之獻凌兢貢籍之登退與同儕袖手已多於勝已進當堅敵着鞭敢望於逾人方愧懼以靡容何囂浮之敢起日虞顛踣仰負提攜

此蓋伏遇某官樂育英髦推揚善類參天杞梓悉由封植之勤巢閣鸞皇盡出網羅之獲豈容辱陋亦玷選倫某敢不佩服深知率循古訓始終本末專探討於大原用舍行藏付窮通於正命

謝鄉舉啓

吳永言

文場決勝爰徵黃絹之詞貢籍登名復預青錢之選摶私心而惕若驗公選之較然洪惟上聖之中興輔以元臣之同德舉三年之盛典搜四海之奇髦嘉與非常之

人共享太平之治經術望淵源之學詞章收華藻之才
一札星馳四方風動游庠序者嶄嶄而露頭角處巖穴
者于于而振衣冠風作鳶飛氣使魚躍才擅九流者播
鏗金戛玉之韻識該六藝者據經天緯地之文非徒較
今日之空言抑亦究異時之實效矧建安之名郡乃閩
粵之上游水秀山佳地靈人傑皆謂攀龍而附鳳類期
聳壑以昂霄豈無洛陽之少年亦有灞陵之故將議論
宏博鏘口裏之雌黃文墨淋漓洒筆端之風雨視旅進

者幾七千輩預偕計者纔八十餘取之若此之艱得之
豈容有幸凡露囊中之穎皆懷席上之珍如某者杞性
非良茅心多塞謾有浩然之氣愧非卓爾之才裔本簪
纓常憤家聲之未振質雖駿塞每遵庭訓之至嚴誓甘
黃卷之勞期復青檀之舊學粗明於章句識未達於古
今固常切齒於剽竊不根之文惟知盡心於誠明自得
之妙既有雙親之重望敢忘三金之可求曩預鄉書偶
遺禮部然屠龍之功幾成而輒敗而食牛之氣雖挫而

愈剛甘三年之不鳴肯一喧而廢食燕雀豈知鴻鵠鷗
梟徒笑鳳凰不免淬厲詞鋒再趨文陣捧巨題之淵奧
競寸晷之逡巡可愕可驚四座隱如敵國或堅或銳滿
眼屹若長城自慙綿力薄才幾至含毫閣筆思窮六韻
助安得於江山才困八吟譽敢期於鼓吹盡謂畫虎而
類狗誰知點墨以成蠅豈意參魯柴愚獲廁盧前王後
況權衡較物不容銖兩之差何樗櫟散材輒中輪轂之
用分定故也天實為之靖惟忝冒之由端有夤緣之自

茲蓋伏遇知縣學士先生珪璋素望閥閱名家才綽綽而有餘事多多而益辦仁漸百里有同冬日之溫化被四民咸遂春臺之樂行趨玉陛暫綰銅章見善而莫之或遺用人而未嘗求備遂令辱瑣亦預甄收某敢不益勵前修愈敦素志雲中秋靜已橫鵬鶴之飛浪裏春濃佇遂鷗鵬之化仰酬天造次答已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鄉舉啓

缺名

程能藝苑妄陪旅進之英游張榜譙門偶玷才難之遴
選俯慙無累仰賀甄收竊以論秀於鄉而里選失於實
行育材於學而舍法溺於虛名專一經者乏今古之該
通工八韻者疑雕篆之破碎內失所養孰見天地之全
言非可行曷究國家之體文風寢墜士氣靡伸革積獎
之一新屬睿主之再造羽翼聖道新標人材漢路廣開
舜門兼闢慮經術為未足設詞章而並行雖當朝廷多
事之秋尤急郡國英賢之選矧全閩為天下之奧壤而

建水又閩中之上游才鍾玉洞之清氣稟武夷之秀家
藏卞璞人銜隨珍伯仲機雲父子歆向談經有折角之
辨作賦擅凌雲之稱投牒棘闈者九千登名天府者六
十鳳詔絕飛於北闕鵬風悉鼓於南溟宜有異人始稱
盛事如某者驅馳場屋荏苒歲時嗟蹭蹬之窮鱗甘蹉
跎於暮齒風櫺月牖久諳泮水之蘊鹽金箭銅壺慣聽
高城之鐘鼓銖累屢升於優等寸長謾冠於諸生自憐
刻楮之無成人指畫虎之可笑旋丁家難幾泣窮途抱

缺畝之孤忠恥山林之小隱况神州之志復方國步之
多艱夢繞邊庭願奮枕戈之志神馳帝座誓寬側席之
憂瞻高高以無因懷耿耿而有待偶因秋試誤中鄉書
退省辱微實為徼倖茲蓋伏遇判府侍郎殿撰先生坤
輿孕粹嶽鎮儲靈文章一世之範模德業百僚之領袖
玉筍暫辭於班列銅魚出綰於師中威重鎮浮恩和浹
物合境頃消於沴氣提封潛轉於春風烏府抗章屢著
回天之効朱幡勸駕尤勤推轂之誠致此妄庸亦蒙采

擇某敢不激昂素志勉勵壯猷智將効於六奇功以收
於一戰相崖紀績當首勒中興之碑周廟登歌願繼獻
太平之雅仰酬恩造庶答已知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十八